

跋涉者文丛

R Z J

曾卓 主编

绕指集

绿原 著
RAOZHII JI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R Z J

曾卓 主编

跋涉者文丛



绕指集

绿原著

RAOZHI JI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绕指集/绿原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

(跋涉者文丛/曾卓主编)

ISBN 7-5430-2084-X

I. 绕… II. 绿…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72001 号

书 名:绕指集

著 作 责 任:绿 原

责 任 编 辑:邹德清 李杏华

封 面 设 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 编:430014

电 话:(027)82842176 82839623

印 刷:文字六〇三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40 千字 插 页:5

版 次: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4000 册

ISBN 7-5430-2084-X/I·311

定 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 序

曾 卓

这套文丛定名为“跋涉者”，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也在文艺的领域里跋涉。

想到了鲁迅先生的诗篇《过客》。那位没有名姓的过客，从他有记忆的时候起，就在走着。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他的脚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他只得喝些水来补充血。而且，他已如此劳顿。他渴望休息。但是，他不能。他只得走。因为有声音在前面催促他，呼唤他……

也想到了法国艺术大师罗丹创作的铜像《行走的人》。那铜像没有头也没有双臂。罗丹强调的是那行走的人健壮的和正在向前行进的豪迈的步伐。一如画家熊秉明所说：“这一铜像把‘走路’提升到象征人生的层次去，提升到‘天行健’的哲学层次去。”

那位“过客”在极为劳顿的情况下，以受伤的流血的脚步在向前走着。那位“行走的人”以健壮的腿迈开大步在向前走着。两者都是象征。两者以不同的形象互为补充，都有其丰

富的内涵。两者对我们都是一种激励。而鲁迅先生的“过客”于我们更亲切一些,更为触动我们的心。因为在艰难的旅途中,在渺茫的希望中,仍不停止自己的脚步,才能更显示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因为,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有时迈开大步在路上行进,有时也不得不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跋涉。我们也受过伤,流过血,而依然没有停止脚步。因为,前面也在催促我们,呼唤我们……

这套丛书的作者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也在文艺的领域里跋涉。文艺领域中的跋涉也正是人生道路上跋涉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抒发了对生活的爱憎和追求,也表现了对文艺的感受和体会,风格各异,而同有真诚的心。彼此呼应,也是对前面呼唤的声音的回答。我们希望,对于也是在人生道路上跋涉的读者们,能从中得到一些慰藉和启迪,与我们共同前行。

从“蝴蝶效应”说起

——代序

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格因发展量子力学和测不准原理而著称,曾经按照模糊理论提出一个所谓“蝴蝶效应”,说是蝴蝶在一个地方扇动翅膀,其连锁反应可能使另一个地方刮起飓风。这个假说在科学界造成轰动,自不待言;即使不从纯科学角度来理解,它也会引起多思的人们的联想和警觉。

罗马诗人贺拉斯在他的名著《诗艺》中保存了一句希腊格言:“阵痛的大山分娩出一只小老鼠。”看来,那个“蝴蝶效应”仿佛正是这个“大山效应”的逆定理,二者实际上并不相干,但在某些人的生活中,却一致印证了他们的无助、笨拙和尴尬。

东方古代宋玉在《风赋》中有云:“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这句话虽不及“蝴蝶效应”生动而有趣,却同样通过因果律的形象化,教人见微知著,见端知末;也并非要求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但却要求防微杜渐,胆大心细,更好地在生活中采取主动。

中国还有一句谚语：“雷声大，雨点小。”它同“大山效应”的意义也是相近的，教人平日不要说得多做得少，不要像大山只生一只小老鼠，而应注意说得少做得多，或者不说只做，或者说得到做得到，或者让大山生出一个比老鼠大得多的狮子来。

可叹，许多人对于这些隽语警句，只知从修辞的眼光来欣赏，不但没有提升到科学的高度加以发展，连在日常生活中偶尔实用一下也未必，结果处处碰壁不说，还落下一个买椟还珠的笑柄：我就是其中一个。

想我一生，大山生老鼠的怪事，寻诗觅句六十年终无所获即是一例，且不说它，同时遭遇到的“飓风”可不止一次两次了。哪一次都有其发源的“青革”，或者说，都少不了它的“蝴蝶效应”。照说，稍为机灵一点，就应当见微知著，趋吉避凶，及时全身而退，但没有一次我不是被“飓风”刮得头破血流，死去活来，只差一口气没断掉。

自己也问过自己：当初它作蝴蝶状在你面前翩翩飞舞时，你为什么一点也没有警觉到呢？事后噬脐莫及，又怪得了谁？

当然，任谁我都不怪，我甚至不能一味怪自己。须知非自然界的一些“飓风”是根本无从见微知著的，即使事先听到一点小道消息，知道将要如何如何，你除了硬着头皮等待外，对它毫无作为可言，更谈不上向哪儿申请援助，呼吁拯救。且以建国前后我所经历过的几次为例。1944年在大学被征调当译员，怎料到会给扣上“思想问题”的帽子，以致将被送往“中美合作所”，要不是跑得快，这一辈子就算报销了？还不止此，尽管跑掉了，连那个机关的大厅都没跨进一

步,又怎料到十年以后,竟然仍被“不言而喻”地当作“美蒋特务”给冤枉了几十年?至于建国以后,1955年被变成了“反革命”,1966年被变成了“牛鬼蛇神”,这两次比一般飓风不知大多少级的强台风,更教我怎么能够见微知著呢?

因此,尽管一生受制于各种“蝴蝶效应”,永远属于飞沙走石之列,甚至不比一根飘飘然的羽毛更安全,我却从来没有后悔过。不是我麻木不仁,不知悔改,实在是人生如高手弈棋,落子无悔,除非从开局第一着即自己的出生悔起。何况人生的意义本在于它是一个过程,而不在其结局。过程因人而异,盖各自均随缘而有成败与悲欢,彼此无从歆美或鉴戒,遂亦无从并毋庸加以选择。至于结局,说句不中听的话,人人倒是一样的,都不过是个休止符而已。因此,在这个无从选择的过程中,要每一步尽其在我,踏踏实实,不论遇上坎坷或坦途,都可以问心无愧了。其他许多事情不妨看淡一些。这个“淡”字并非“消极无为”的同义词,相反它要求以更单纯的心态,也就是更积极的精神来完成自己的人生过程。歌德就是一个从“淡”字下功夫而积极完成自我的人,姑不论是在魏玛朝廷隐居,还是向古典希腊逃遁,他力求超脱德国“鄙陋气”的心路历程,实可喻之为“凡桃俗李争芬芳,只有老梅心自常”——所谓“心自常”就正是这个“淡”字的体现。

今年(1999)是歌德诞辰二百五十周年。我为此写了一篇《我们向歌德学习什么》,作为我的另一篇自述《我怎么学的德语》的伸延和深化。这两篇及其他几篇关于歌德的文章辑在一起,被收录在即将付梓的《绕指集》中。

《绕指集》将由武汉出版社出版。我背井离乡几十年

了,真高兴能有一本集子在故乡武汉出版,也算是在漫长的摇荡过程中偶尔倖致的一次归去来吧。为了与这心愿相适应,它多少应当与随随便便一本有所不同,即使这种不同不过在于流露出作者的无助、笨拙和尴尬也罢。例如,从目录看,不免显得芜杂。是有点芜杂,却仍离不开作者这一辈子辗转反侧,欲求片刻安宁而不可得的精神轨迹。借用《“勤奋”说》的一句话,这“才叫活着,哪怕像老虎只捕到了一只蝴蝶”,只要不是永远像阵痛的大山生个小老鼠就好。

最后就《绕指集》这个书题说几句。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古诗人写了一辈子诗,常仅以一两行名句而流芳百世。有这么两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个意象很早就吸引过我,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很晚我才仿佛若有所悟。原来作者是西、东晋之交,少与另一名人祖逖一同“闻鸡起舞”,“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后率军抗石勒,兵败见疑而被害的将军诗人刘琨(越石,271—318),也就是李清照的佚题诗句“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的刘琨。在中国文学史上,古诗人均似另有正业,诗词不过是他从事经世济民大业之余事;据专家云,刘琨生于国破家亡的乱世,英雄失路,万绪悲凉,其诗慷慨激昂,哀愤两集,迄今仅存三首,为后人传诵的上引两句即其未佚诗《重赠卢谿》之末句。本书借“绕指柔”这个意象为题,首先出于对其词语本身的审美内涵的欣悦,也未尝不是多少同情这位诗人受制于他所遭遇的“飓风”的“蝴蝶效应”。

1999年元宵夜

目 录

□ 绕指集

总 序	(1)
从“蝴蝶效应”说起(代序)	(1)
“勤奋”说	(1)
我还年轻	(3)
我怎么学的德语?	(10)
我的这个名字	(30)
书累记	(43)
爱就是痛苦	(54)
金婚的况味	(67)
籍贯,乡音和外地的湖北人	(99)
婴儿之歌	(107)
心向往之	(110)
《人之诗》自序	(113)

《〈人之诗〉续编》序	(124)
《绿原自选诗》的冬秋夏春	(132)
答 问	(146)
答南京《周末》编者	(151)
答马其顿作家协会主席问	(154)
初记阿垅	(161)
路翎走了	(168)
伴灵絮语	(171)
文章何必这样做?	(176)
读杨唤	(180)
不是灵芝,就是琥珀	(183)
为沙克的诗写几句话	(189)
谈谈无题抒情诗	(194)

看周翼南的《手相》	(198)
两位画家和一位诗人	(201)
《爱与执着》序	(207)
《人寿几何》补遗	(213)
诗与散文	(221)
再谈诗与散文	(224)
一个值得深思的难题	(228)
中国诗人向德语诗人致意	(230)
我们向歌德学习什么?	(238)
冯至《论歌德》读后散记	(251)
惊风雨而泣鬼神	(269)
里尔克诗集浏览	(276)
里尔克以后	(296)

“勤奋”说

对于任何有志之士,不论他准备做大事还是小事,“勤奋”二字才是他自始至终少不得的。这两个字好认,却未必好懂,至少包含如下几个不同的着重点:

首先,要爱惜时间。时间是生命的构成元素。人生苦短,最令人痛苦的莫过于不由自主,眼睁睁让时间白白流逝。所谓“寸阴寸金”则是说,时间只有充分而又有效地被利用,从而体现出被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才能具有相应的价值,否则就会变得连一张纸白都不如。因此,不但应当克服吊儿郎当、游手好闲的恶习,把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尽可能用在决心要做的工作上,还要争取积攒一切不得已而付出但又可以设法收回的时间资源(如排队、等人、坐公共汽车、听空洞而冗长的报告所耗费的零碎时间),用于阅读、背诵、思考、策划等必要的准备工作。最好还学一点运筹学,发挥被运用时间的最大效率,尽快变事半功半为事半功倍。

同时,要有耐心。耐心紧跟决心和信心,便产生滴水穿

石的力量。不论做什么事,尤其是没有经验的、似乎超过主观能力的事,开头难免有一段枯燥得似乎漫无止境的摸索过程,这时最容易使人逡巡以致退缩,因此也最需要有耐心。所谓“埋头苦干”,正是要拿出充足的耐心,来迎战这个不自由的过程,咬紧牙关拼搏下去,直到逐渐见出成功的希望的微光。如果没有耐心来克服这个考验,而是左顾右盼,心猿意马,以为鸿鹄将至而见异思迁,终于半途而废,那无异于让成功的种子湮灭在萌芽状态之前。

但是,成功的萌芽即使破土而出,也是十分脆弱的,这时特别需要清醒。要警惕种种诱惑的摧折,如主观上的自满、骄矜、飘飘然;客观上的吹捧、抬举、偶像化。受不住诱惑而功亏一篑,其概率不次于没有耐心所导致的半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即使只剩一里,也必须兢兢业业,继续努力,保证成功的稳固。须知成功的标志仅在于实实在在的事业,决不在于空空洞洞的荣誉。

《一滴水文集》的编者问我“最珍贵的人生感悟”是什么,我愿推出按照上述几点来理解的“勤奋”说。习惯于轻松人生的士女们,也许会觉得这样活着太累;我却觉得,只有这样活着,才叫活着,哪怕像老虎只捕到了一只蝴蝶。

我还年轻

——只有七十岁。何况七折八扣下来,说不定显得更年轻。——什么,你还年轻? 还想扳着指头数年岁,不怕人笑话,你活到没有别的什么可数么? ——岂敢,人生慢慢悠悠,可数的东西多着呢:拍不开的门,见不着的人,收不到的通知,等不及的许诺,唤不回的灵感,悔不迭的蠢事……五花八门的遗憾数不胜数,何致于下作到去数曝光废片似的岁月? 不过,我写下了这个题目,倒与一则涉及年龄问题的往事有关。

1950年间,全国解放不久,人人充满新生的喜悦,仿佛都只有一周岁。随军南下的诗人李又然进了武汉,特地到中山公园一间荒僻的临时宿舍来找我,记不得为了什么,不过是想聊聊天吧,当时聊天就是做宣传工作。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但已知他是著名散文集《国际家书》的作者,还听说他同罗曼·罗兰有过交往。我只二十几岁,在他的渊博和老练面前显得相当幼稚,几句无谓的寒暄之后,便专心倾听他畅谈国内外的革命掌故。对白一转成独白,刹那间我不

禁走神，贸然插问了一句：“您好大年纪？”岂料他像一柄断弦琴似的戛然而止，随即拉长了面孔，用近乎训斥的口吻中断了他的长篇大论：“革命者是没有年龄的！”

一晃二十年，到70年代初，我们还在干校见过几次面；后来，这位没有年龄的革命者仿佛消失了，也不知是哪年故世的。他当年对我的那番开导，我现在一句也记不得，但那个警句却像钉子一样扎实地留在我的脑子里。此后每忆及自己那唐突的一问，便感到不胜懊悔而又侥幸。首先，懊悔自己出言不逊，有损诗人作为革命者的尊严，从而丧失继续从他聆教的幸运。我为什么要发神经似地来那么一句呢？说来可笑，大概小时候听惯了大人们这样感叹：“你几时才长得大啊？！”言下之意，长大了就好了，年龄似乎正是一个人成熟、能干、有出息、有身份的保证和标志。见到诗人谈吐不凡，令人神往，不觉琢磨起来：几时才长得跟他一样大，一样有学问呢？这段可笑的思想活动经那一问而显现出来，怪不得他不屑于同我再谈下去。但是，懊悔之余，毕竟又侥幸听到那么一句真理，从而增加了走向革命的勇气：我当然也要革命，也要锻炼到和革命者一样没有年龄。

然而，没有年龄就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也就没有存在。所谓革命者没有年龄，无非是说为了革命而永不离休，最好把自己的年龄忘掉。可年龄又怎么忘得掉呢？至少填起表来，“年龄”一格同“姓名”、“性别”、“籍贯”等等摆在一起，都是非填不可的。例如在医院里，为了确诊，诊断书或药方上的“年龄”又怎能空着？这也只是想当然耳，实际上医生们大都把它简化成一个“成(人)”字，而在一般机关单位里，许多表格则把令人难堪的“年龄”二字换成了比较隐

晦的“出生年月”——这样一来，人与人的关系似乎简单而和谐，用个新词来说，也就“低荡”(détente, 法语；缓和)多了。看来，通过约定俗成，社会已逐渐懂得，年龄并不是一个人的精神结构的可靠函数，反而常常在有关测定上造成误差。那么，从个人来说，一心记挂着自己的年龄，仿佛从中有什么稻草可捞，不是越来越不合潮流么？

正是为了避免年龄的干扰，我向来不热衷过年过节(陪孩子们凑趣儿，是另一回事)，更不张罗替自己过生日(六十岁例外，托拨乱反正之福，一家人才拍了一张合照)，同时也不大关心朋友们的生日(“祝我们大家永远年轻!”)——唯愿自己糊里糊涂活下去，跨过各种各样的代沟，既可陪青年人梦想未来，又可陪老年人回忆过去，无往而不得宜，岂不优哉游哉！不过，提起过生日，倒想到了俞平伯老人的一件轶闻。听说他曾大吵大闹，抗拒家人为他筹办九十大庆，以致引起惊诧和尴尬，被认为是老年的乖戾。他的心情照说不难理解：原来人生有限，过一天少一天，过生日的实质不就是被拉拉队吆喝着，尽快拥向那个极限去么？然则我致力于忘掉年龄，从事这项精神减肥的锻炼，其心理背景竟与俞老的大吵大闹未免相通不成？不见得，也不见得。

今年元旦，孩子们照例带回了儿份新挂历。挂上新挂历，就得摘下旧挂历——那只是一份旧挂历吗？随它一起被销掉的又是一个365天。欣赏花花绿绿的挂历封面，才讶然发现自己已经活到第七十个年头了。把十年比作一天，也不过只活了一个星期；可今天正是“安息日”，据说到这一天，上帝不允许任何人再进行创造性劳动。尽管仍然认为自己还年轻，只有七十岁，但毕竟七十岁了——生理上